



福建僑報



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

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澳大利亞、南非、匈牙利、英國、阿根廷、波蘭、西班牙、阿聯酋、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

2023年2月18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47期

林昌輝，1969年出生，福建平和人，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油畫高研班。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福州大學工藝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，福建省美術家協會油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，福建省美術家協會新文藝群體藝術委員會委員。2022年1月，油畫作品《蔡家堡印象之一》《繩武頌》受邀參加2022中韓友好書畫藝術交流展暨2022紀念中韓建交30周年書畫藝術展。2021年12月，油畫作品《繩武頌》《北門巷》《客居記憶》參加《東盟文化交流創作季（第二季）——“當下與未來”2021國際當代藝術展》。

作品《創業初期》獲“八閩丹青獎”第三屆福建省美術雙年展金獎；《金海岸的風》入選第二屆福建省油畫寫生作品展，獲最高獎；《熱地-2》入選“紀念毛澤東同志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發表70周年”全國美術作品展。《熱地-2》《在路上》《流金山谷》《山居春訊》等多個作品被《美術》《油畫》等多家國家重點刊物刊登。



意識流入畫

——讀林昌輝油畫作品隨筆

《麥田里的守望者》這本小說深受讀者喜愛，多數人易把身邊瑣事看成無聊事，J.D. 塞林格把無聊事寫得不無聊，把身邊事寫入永恆，是這本小說的特色。讀者看無聊事不無聊，讀出無聊事里的我。

這是什麼寫作手法，那些高大上的敘事，讓讀者倍感崇高，卻與我們無關，理想離我們很遙遠。塞林格很用心，字里行間看似信手拈來，閱讀過後也不知他的心在哪里，一切都那麼自然而然。

林昌輝與塞林格無關，但從他的油畫作品里，我看到塞林格的當代審美趣味，從塞林格的小說聯想林昌輝的主體意識。他們之間有相似之處，他們不約而同瞄向平凡，平凡中有人性暗流，人性是藝術創作的源泉。他們盯準人性，多數人熟視無睹的平凡，因此有耐人尋味的樂章。

林昌輝是閩南年輕油畫家，他曾創作許多人物油畫作品，近年來轉向風景寫生。曾多次與他一起寫生作畫，印象最深是他那朝向四面八方且肆無忌憚的頭髮，似美杜莎發怒之瘋狂，有貝多芬的激情蕩漾。我不以貌取人，卻難抵擋其頭髮揚起的衝擊。

外貌是內在的外延，可能是騙人的鬼話，與他的作畫能力也難形成因果，我內心里斷言其頭髮不柔順是不安分的衝動。這個衝動有證可查，有一次看他寫生，他不管藍色天空，先在畫布上方塗上檸檬黃顏色，好像音樂指揮家在演奏前定調，後來這個檸檬黃果然表達天空的色彩。檸檬黃定出這一瞬間的色調，不能否認它乃美杜莎瘋狂的表現，多數人不理解那塊檸檬黃色彩是怎麼來的，難道與他的頭髮有關，後來還是覺得不檸檬黃不協調。這塊檸檬黃是預設還是預感，可能二者都不是，他怕那些被畫物因平凡而落入平淡，純顏色似有提神作用，源自他的內在激情。

瘋狂是要付出代價。好多次看他寫生，為了協調那塊突兀的檸檬黃色彩，有時是其它如藍色、橙色，他不得不沉下心來，刻畫那些平淡瑣碎的細節，用寫實形體去平衡唐突色彩。那些寫實形體始終遵循現實對象，處理現實對象的方式，他走塞林格的寫作路綫。他有無讀過《麥田里的守望者》這本書，有也罷、無也罷，無關宏旨，我們注意到時代變化引起的審美轉移，作家轉向無聊事的書寫，畫家選擇不起眼的現實作畫。

那些剝落滄桑的古厝，那些歪歪扭扭的枝丫，那些高低不平的崎嶇小路，那些寫下拼搏奮進故事的漁船，都是他寫生的對象。這本來是平凡的事，畫家對着風景不都是這些嗎，寫生對象是這些沒錯，錯的是他選擇平凡的角度，他是喜歡平凡甚至平淡的對象，平凡的角度加上平淡對象，這就慘了。平凡、平淡激不起情緒，這對畫家來說是最糟糕的事。林昌輝不怕平凡對象，祇怕把平凡對象畫得平淡，他滿懷激情投入平凡的懷抱。

我們曾生活在高大上的英雄史詩里，曾有過崇高理想，林昌輝曾用古典主義寫實手法創作過完美的油畫作品，體驗過高大上的審美感受。轉向平凡、平淡的寫生，無疑是當代繪畫的新課題。蓬鬆張揚的頭髮，呼喚潛在的衝動情緒，理性無法解決的問題，讓情緒去處理。他渴望把直覺的自我激發出來，讓自我與平凡、平淡聯繫起來，這是很麻煩的問題。把平凡畫得平淡，流于自然主義的記錄式描畫，他絕對會氣得頭發生烟。他想着把那些平凡、平淡對象畫出有“畫家之我”，很難，卻是一個朝向。

作畫順手是多開心的事，一旦

有思想，苦惱隨之而來。每次寫生想着這幅作品不要與另一幅作品雷同，色調不雷同，構圖不重複，形象傳遞不同的精神。林昌輝那瀟灑飄逸的頭髮，因此有此思考而成煩惱絲。

煩惱的最大困惑是熟視無睹，怎麼從平凡生活濾出不平凡，怎麼由熟視無睹到熟視無不睹。晉·劉伶《酒德頌》：“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熟視不睹泰山之形。”感官麻木是熟視無睹的根源，更深沉的原因是思維單一性，按單一性看對象，眼前風景再錯落也顯得平凡。

要使平凡變得不平凡，林昌輝試圖把情緒融入畫面，情緒的衝動撞擊平凡的框架，那些平淡的外形在其畫面扭曲，扭曲對象伴隨畫家主體意識的發生。扭曲形象與突兀的色彩卻易契合，扭曲與突兀使畫面每個細節，變成一篇文章里的每個語詞，每個語詞都在發聲，好像有機體灌注生命意識。其畫面的平凡對象在畫家筆下，開始出現與塞林格筆下平凡生活截然不同的語言效果。

前面我們提到塞林格不用心，從文字描述上看不到刻意痕迹，相反，林昌輝有意彰顯平凡對象的各個細節。細節是其畫面的語言意向，每個語言意向被畫家注入主觀意識，這是我私密的讀畫方式。我有時更相信畫面透露的信息，特別注意畫面流露出來的直覺。

評論家誤以為畫家每一筆都經過思考，把畫家打扮得神秘兮兮，寫生狀態的畫家不可能思考，但不否認畫家經過深刻思考。在特定寫生狀態下的凝思，表現為激情的直覺。意大利美學家克羅奇特別強調直覺在作畫過程中的作用，祇有直覺與天性緊密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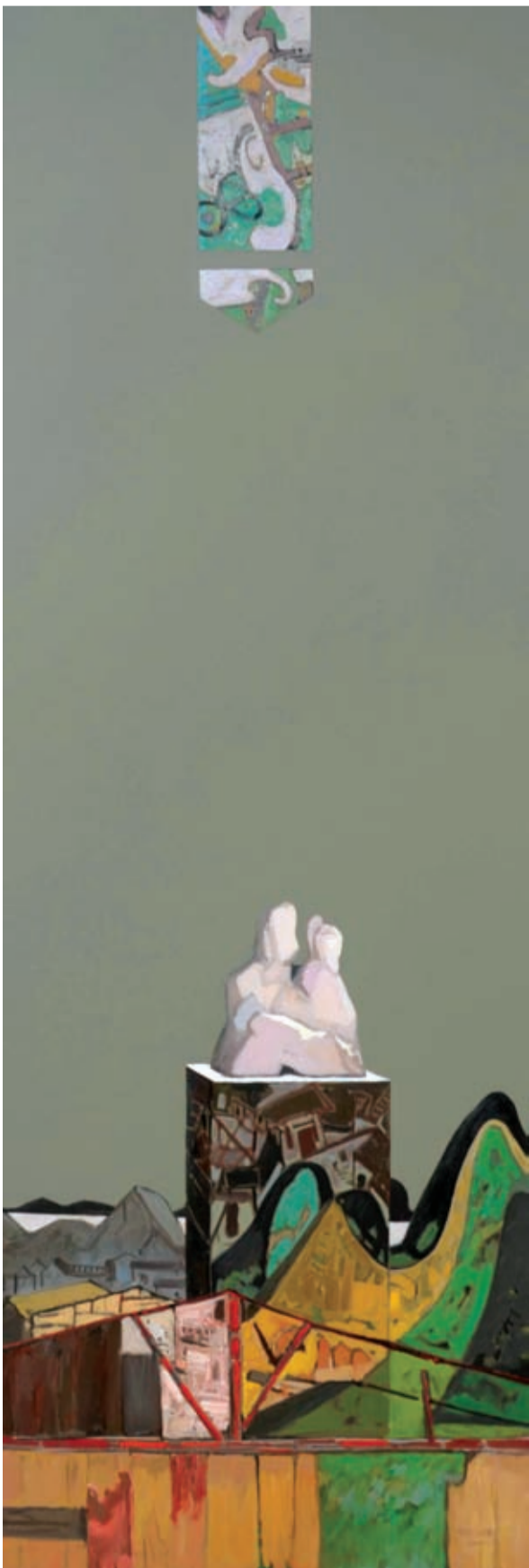
連，那些意料之外的神來之筆，不靠思考而是直覺的釋放。林昌輝的油畫作品里，深藏詭秘筆觸行走下的，是直覺驅動下的意識流。

他從熟視無睹走向熟視無不睹，我們須要分析一下這個“睹”字，能深入讀解其作品的內在含義。“睹”，目與者合為一體，從左邊讀這個字，是用眼觀察的我，從右邊看這個字，是目視過後意識到我之存在，“者”是生命的我。象形文字是可把字拆開理解，無我之看乃熟視無睹之“熟視”。之所以特別想拆字，是我仔細品讀林昌輝作品後的衝動。他讓平凡對象經由拆分而有形，他強化有形這一細節，用意識充實這一細節，當所有細節匯成語言時，我們從中讀取直覺下的意識流。塞林格同樣看到平凡瑣事可注入作者的主體意識，讀者看平凡瑣事的敘事，品的是小說家的內心世界。

那些風景與畫家無關，現實對象再美亦不屬於畫家，畫家祇有把自己的主體意識與風景聯繫起來，才從畫面看到“畫家之我”的標記，作品雖已不簡單等同現實風景，卻有鮮明的作品形象。意識流曾經出現在西方小說家如伍爾芙、普魯斯特的作品里，其最大好處是作家把自我流進作品里。

林昌輝熟視無不睹的寫生，借意識流手法實現自我意識的灌注，他的寫生不是順現實對象的秩序，而是隨自己內心情緒流淌的意識，形成意識流變的自我圖式。他眯起眼睛，掀開林衝式的遮陽帽，揮一下飄逸的頭髮，內心嘀咕道：我怎麼走進了自己的畫面。

(黃永生)



▲《境遇-必有我師》



▲《境遇-浮雲》



▲《境遇-無舟之水》

